

上
編



走近小思

活的一課

——走近學生的老師



【題解】

在小思的幾個社會角色——教師、作家、學者——裏，最為人熟悉的，當然是第一種，小思本人也最珍惜她的教師身份。要走近小思，我們應當先了解這位「小思老師」。

小思談教育的散文很多，由教育精神、教育家到教學方法、教育政策、教科書……，可以編出一本有份量的文集。本輯聚焦於小思怎樣看學生，因為我們相信這是了解小思教育理念最直接的方法。當學生嘗試走近小思，他們會發現小思也在走近學生。對，是走近，而不僅僅是在課室、講堂裏教書。小思走近學生，是為了一起在人生路上學習活的一課。

本輯共選文六篇，由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新世紀的二〇一二年，可以代表小思大半輩子對學生的觀感。〈為甚麼路上談〉和〈活的一課〉發表於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第八百七十九期（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）、第八百八十八期（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五日），當時小思任教中學，以中學教師的身份和主要是中學生的讀者交流。〈師徒關係〉和〈《赤鬍子》精神〉發表於《星島日報》的「七好文集」專欄（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至

二十五日、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），兩篇文章談師生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關係，隱然回應〈為甚麼路上談〉提出的問題。〈赤子護法〉和〈路途艱辛〉發表於《明報》的「一瞥心思」專欄（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八日、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），表達了對學生和年輕世代的信心，延續了〈活的一課〉的主旨。

【文本】

為甚麼路上談

我一直相信，青年人有許多話要說要聽。但除了大夥兒上天下地嘩啦大談一頓外，總有些話只想向比自己年紀長的人說。可是，爸媽又不慣做聽眾，哥姊又自顧不暇，於是，話都吞回去，化成一股悶氣。

我當上教師後，便自告奮勇，要作青年人的好聽眾，也想從了解中，告訴他們許多應聽的話。好啦！一大堆傻得可以的事情就出現了。首先，我安排班裏的同學，按天來教員休息室和我談談。你猜，我這番好意惹來甚麼後果？膽子小的，聽見「召令」一下，早已魂飛魄散，待得進到休息室坐下，已變成個啞吧，全部採用點頭搖頭代替一切言語。到頭來，我就像個自說自話的傻瓜。膽子較大的，老早準備一套「官式」答話，在應對如流的局面下，我卻一無所得。有些倒願吐吐苦水的，但大概觸到傷情之處，話還未說，淚水早就流呀流的，旁人看來，活像我在用酷刑逼供。時間花了不少，學生如獲大赦般走開了，我說的話一句也沒聽進去。而當我苦着臉，感到吃力不討好的時候，往往還會聽到人家問一句：「鬧完人嚟！」禁得住不生氣才怪！幸而，時間作了最好的見證。慢慢，我對

學生了解更多，而學生也開始相信我了。我們談及許多問題。可是，始終還是覺得有些不對勁。毛病在哪兒？我也想不透。

一天放學的時候，有一位同學跑來說有些事要跟我談。我也依照慣例請她坐下。奇怪！她坐了老半天，卻開不了腔。最後，看來還是用了很大的努力，才拼出幾句話來：「唉！一坐下來，就有去看醫生的感覺，也像受審的味道。先前滿肚子話，都逃得無影無蹤。」噢！我完全明白了，原來毛病就在場面太嚴肅，欠缺許多自然氣氛，人家要對我說的話被冷得凝住了。我那本來要人聽聽的意見，也生硬得有如一堵牆，她們無法投進去，得不到甚麼效用。於是我連忙帶她到植物公園去，這才發覺，路上談，再自然沒有了。

現在，在我們的面前，還有一段路要走。這段路說長不太長，說短也不太短。有時也許會寂寞些，想找個聲音，就讓我們結個伴兒，一同上路吧！在麗日藍天之下，淒風苦雨之中，邊走邊談，不要太嚴肅，卻得誠懇。讓我們「路上談」，談我們關切的要幹的事！

活的一課

一個很晴朗的下午，我跑到淺水灣去，不是游泳，不是旅行，而是，上了活的一課。

是開放日，但這所學校卻沒有擺設些甚麼，至低限度沒有堂堂皇皇的「圖文並茂」場面。大概我是去遲了點，打正門進去，沒有招待人員列隊歡迎或來賓簽名儀式，冷清得連校役也沒個，使我冷了半截。好容易才打聽得人們都在禮堂裏，於是轉彎抹角總算到達禮堂——的後台。哈，你說奇怪不？我竟會跑到人家的後台去。在那兒正站着一群十一二歲的小孩子，等着上台表演。可是，也許他們不想錯過看別人表演的節目，於是



嚷着要老師把通往前台的小門打開，好讓他們能探頭出去聽聽看看。職業本能使我反應得很快，立刻為那位老師設身處地想：唔！你們這班小鬼，門沒有打開，已經吵成這個樣子，打開了，還得了？一方面會影響台上表演的情緒，另一方面你爭我奪去看，秩序如何維持？唔！好啦，既然這樣熱情請求，就開吧。可是，你們得守秩序，你們得靜靜的，你們得……還要說？自然一大套「老生常談」的訓詞了。但令我既失望又驚訝的，那老師沒有如此做。只見她笑笑，然後簡潔地說：「開門，你們閉嘴。關門，你們談笑。二者任擇其一。」孩子毫不猶豫的選了前者，教師毫不猶豫的開了門，竟是如此爽快利落！這出乎意外顯然使我有點生氣。哼！毫無疑問是個初入行的教師！等着瞧，一會兒，學生不吵個半死才怪！就看看這活劇怎樣收科，這倒霉老師如何下場。可是，我老早準備好的那副「幸災樂禍」表情，始終沒派用場，因為自從那門開了，直至輪到孩子上台去的一段時間內，他們真的一聲沒響過。由於低估了教師的能力和學生的信用，使我滿懷咎歉。但我不能細想，必須趕快跑到台下坐定，斂神細看全由學生主持的遊藝節目。

原來，開放日的標題是：聯合國。不用圖文，卻由學生扮演各國代表，實實在在的開會、議事、表決。我正趕上看他們的閉幕儀式。台上表演的全是具有濃厚國家代表性的歌舞。只要看到那些簡單而不失真的節目，就知道一定多是孩子的傑作。背後沒有教師「嘔心瀝血」的監製和雕琢，一派純真、但又不失規矩的表演，使人看了，既佩服又開心。散會後，學生在動手收拾場地，沒有任何教師「指導」，他們的行動充份表現平日訓練有素。

真的，我上了一課。學生的能力是深藏而豐富的礦。必須先信任他們，讓他們也建立自信。到時候，會發現他們好上自己十幾倍。但對於長久在老師「提携」下的學生，要信任，放手讓他們自己幹，而又不出亂子

的，那還要付出很多的耐心和時間。

最近，有機會讓我實習這學到的一課，我願「信任」使我的學生學得更多，做得更好！我願「信任」使我更能欣賞和了解他們！我願我不會失望！

師徒關係

說我保守也好，執迷不悟也好，多年來我一直嚮往幾種師生關係——嚴格說應是師徒關係。說起來卻可笑，有一種思想不來自教育學派理論，也不來自實際的教學經驗，而是來自武俠小說和武打電影。

從小時候聽的廣播小說：方世玉、胡惠乾進少林寺拜師學藝，到看張徹、劉家良、成龍、洪金寶所拍的許多武打電影，都有我醉心的師徒關係。

首先說師。為師的自然武藝高強，可是多不露相，不是一面嚴霜，就是瘋瘋癲癲。對待學生的態度，也不見得溫柔敦厚，從開始，就有點不問情由，既不講道理，也沒有規定課程，只見他，不斷地用種種辦法折磨徒弟：上山斬柴、下廚燒火，已經等閒，更甚的頂缸繫馬、倒吊日曬，完全跟要學的武藝拉不上關係。有時更用莫名其妙的方法，把徒弟折騰得死去活來。聽眾觀眾很為徒弟不值，但不必着急，因為流水落花，一晃幾年過去，為師的忽然一日，就把畢生絕技，在指點之間，毫無保留授予門徒。而過去的所謂折騰，原來是基本訓練，順便測試徒弟人品與耐力。

再說徒弟。最初可能傲氣不群，或者不分好歹，但後來看到老師真功夫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便苦苦求入師門，可是師傅拒人千里。徒弟倒忠誠一片，趕也不肯走開，終於感動了老人家。當徒兒的，甚麼苦差都得拼命去幹，老師忽冷忽熱，罵的時候多，怪脾氣難於應付。但為了學藝，咬

緊牙不出一句怨言。如此這般，竟然就盡得真傳了。

從此，師徒心藝相通，江湖行走，再不相忘。

另一種思想則來自《論語》與《聖經》，也就是孔子、耶穌與他們弟子的關係。

兩位聖者有許多相似的地方，他們都沒有固定的課室，都沒有固定教學法，課程可以說有，又可以說沒有——孔門四科四教、耶穌對人生的終極關懷，為求永生等等，好像是課程，但都從人生目的作考慮，很難當成甚麼課程。他們一般受教者眾多，可是得其精髓的卻不多，孔子七十二門人，耶穌也不過門徒十二。孔子有心愛學生顏回不幸短命死矣，耶穌有個近身而出賣自己的猶大，都是為師者的憾事。他們坐而論道，起而身體力行，最後各自成就大事業——不朽。

我嚮往的卻是他們的師徒關係。

為師的帶着願意隨行的弟子，走遍天涯，一飲一食、苦難危厄與共。共同生活，最騙不了人，如何完美的人，起居小節，最易顯出瑕疵，但也最能顯出個性。英雄聖者慣見了，追隨者仍覺得不尋常，在理解其瑕疵後，仍能從其一言一行中，學到大道理大學問，這就是人生教學。為師的也明白弟子優劣，隨時隨地，因材施教。孔子對弟子，有「吾與點也」的認同，也有「朽木不可雕」的責備，耶穌坦率說出「你要三次不認我」的警告，也毫不保留地稱讚「是點着的明燈」。這種種授受關係，包含了個性的認識、感情的交融、諒解與忍讓、學問思想的傳遞……都不是一本書可以記載。

川上山山，老師都有過寂寞無奈的試探。門徒從師學藝，從無到有，過程中也得付出很多，不是平白呆坐，等待飼養。師徒在生活中，完全授受的偉大歷程，真是何等美妙！



《赤鬚子》精神

杜杜說起三船敏郎來，自然也提起黑澤明，惹起我一連串回憶。

我不會忘記他們二人合作的《赤鬚子》，對我的教育工作態度有多大影響。

這套電影拍成於一九六五年，大概到六六、六七年以後，才在香港放映，那正是我投身教育工作的始點。當時的學生當然沒有現在的那麼複雜、那麼多問題，但一代有一代的困難，對初入行的年輕教師來說，總會面對一些難以應付的問題學生。愈是熱誠，就愈容易遭意想不到的冷水潑得身心俱冷，滿以為自己付出足分，到頭來學生卻全不接納，甚至曲解好意，這樣情況遭到無數次，就難免洩氣。我就是在那種情況下，洩了氣。

剛入行就洩氣，這危機令我很恐懼，後頭的日子正長，除非我改行，或像一些看化了的同行，成了老油條度日，否則，我必須自救。教育學院課程沒有教我怎樣應付這種心理危機，那時候還年輕的我真是求救無門。自問又真的熱愛教學，給少數甩開餵藥的手的學生弄得我放棄，未免心有不甘，怎樣辦？這幾乎是我天天撫心自問的問題。

就在這時候，黑澤明導演、三船敏郎演的《赤鬚子》在香港上映，其中一個情節給了我極大啟示，有如救生圈，借了力，我總算「得救」，到今天，在教學途上，每遇甩開我的手的人，我總會想起電影裏三船敏郎扮演的「先生」。靠一套電影來作救生圈，看來有點幼稚可笑，但對我來說，這是事實。這電影重映的機會不多，於是，我買了一套錄影帶放在家裏，作為心理療劑。

《赤鬚子》裏，三船敏郎飾演的醫生，是個沒有笑容、兇得像個汪洋大盜的老師——既是醫生，又是醫學教師，他收了許多徒弟，邊行醫邊授徒。有一天，他從妓院裏救出了一個病重的雛妓，命令年輕醫學生負責



看顧餵藥。年輕醫生滿懷愛心不眠不休地照顧着小女孩，可是對人類失去信心的孩子，每一次都帶着仇視痛恨的目光，用力把送藥的手甩開，打翻了盛藥的調羹，無數次的惡意拒絕，令年輕醫生傷心頹喪，老師在旁看得清楚，一言不發接過了調羹，蹲下來，帶着微笑面對小女孩，這是他的學生和觀眾第一次看見他的笑容——一個汪洋大盜的臉上，有如春陽和煦的笑容，太矛盾了，很容易給人奸的印象，但三船敏郎演技在這刻發揮得十分出色，觀眾完全忘記他先前的黑口黑面、兇神惡煞的樣子。可是，女孩子並沒有領情，一次又一次用力推開老醫生的手，老醫生側着頭，笑容更和煦，一再送上藥匙，惶恐的孩子臉上仇恨顏色逐漸褪去，也側着頭看着老醫生，再試探性的推開調羹。今回用的力不那麼大，老醫生再送上藥的時候，終於她張開了口，吃了醫她身體疾病的第一口藥，同時也接納了治她心靈創傷的首服靈方。

那麼詳細敘述了上述片段，只因每一次想起連串鏡頭，小女孩推開藥匙的抗拒力度，和老醫生再送上一口藥的決心和艱難，那種感覺，三十年來，仍然沒有退減。赤鬚子精神，就是指這組鏡頭。

赤子護法

到屯門一家中學去參觀書展，聽說歷年辦得很成功，主要是中文科鮑老師親自去書店點書，不是胡亂讓書商取倉底貨來賣。學生也熱心買書，且全由他們主理，很成功把讀書、辦事、團隊生活結合在一個活動中。

意料之外，不是書展這個活動給我開眼界，而是親歷了一次令人感動、嚴正不阿的護法行為。

我跟賀校長邊談邊走向書展所在地，走到禮堂門前，順步見門便

進。在進門前，遠遠已看到門內旁邊坐着兩個學生，都在低頭看書，我正奇怪怎會坐在門旁讀書？人已走進門了，其中一個男生立刻站起來，哦！校長和來賓來了，學生站起來，很有禮貌，我這樣想。誰料，他很溫和地說：「校長，這是出口，請由入口處進來。」我真的錯愕了，認認真真看着他的臉。

是個中一小男生，眉清目秀的形容詞，用在他臉上，一點不過分。他溫和說了這句話後，也沒有多餘話說。我和校長趕快退出來，再從不及一步遙的入口進場。我們轉身去他身邊，都情不自禁地讚賞他的執法不阿態度，絕不因面對校長而容讓。

執法，公正嚴明，不因犯法人身份高下而異。護法精神在此。

讚賞這個孩子的行為後，我以成人心理思前想後，記住他那赤子之臉。忽然，泛起了難言鬱結。如果站在那崗位上的是我，校長與來賓這樣走錯路進入禮堂，而入口也不過就在旁邊，我會怎麼辦？我大概會笑了笑，打個招呼就讓他們進去，反正他們已經進了會場，不見得破壞甚麼法規，更可說小事一樁而已，何必犯顏叫大家下不了台。愈想我愈慚愧，也愈珍惜那中一學生的行為，赤子護法，難得啊！

路途艱辛

錢穆老師寫新亞校歌：「路遙遙無止境」，到今天，咀嚼了人生幾十年，方知這六個字飽含多少艱辛，也始體會「艱險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」十個字中，「我」字的前輩如何犯險除厄。

據當年錢先生教過的老學生回憶，錢先生堅信的是「入乎時代之中，出乎時代之上，才可見歷史真相」。故老師以一介書生，布衣終老，不肯投身政治。匡互生認為「我們堅信腐敗的教育不能解決糾紛的政治，糾紛



的政治，更不能改良腐敗的教育……對於教育有覺悟又抱決心的志士，在這積弊之下，不是感受處處牽制的痛苦，就是被熔化於這種洪爐烈焰。倘若我們還不及早從依賴官辦教育的迷夢中警醒，將來病根益固，恐至於無藥可醫的地步了。」我深信前輩所走路途萬分艱辛。

錢先生頂住或明或暗政治的干預，唐君毅先生數入港英官衙抗拒禁懸旗命令，都為了不使教育受政治掣肘。如今想起，他們路途艱辛得很。我們當學生的，朦朧迷糊地跟着他們走，並不曉得前輩艱險困乏。

今天，目睹年輕一輩，同樣走上一條艱辛險苦的路途，看着他們清純面目，在複雜成年人世界的糾纏中顯得更清純，我心很刺痛。對他們要面臨的困乏，我擔憂更多。

此際，已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我心中感受。僅借比我年輕的安裕文章〈感謝你們〉末段「你們以後的路途艱辛還多着，香港巔巔不平的不會少；把身體鍛鍊好，多些讀書閱報，多走多看，擴闊視野。你們還年輕。」向你們致意。

【賞析】

〈為甚麼路上談〉寫於小思當教師的早期。年輕的小思本着一腔熱誠，努力聆聽學生的心聲，但在教員室會面，總像有一堵無形的牆，令學生不敢暢所欲言。小思想出了和學生去散步、邊走邊談的主意。路上談是她叩開學生心扉的辦法，也是她在《中國學生周報》一個專欄的名字，本文就是該欄的第一篇。小思的作家和教師身份互為表裏，吸引了不少學生讀者，以致大半年後小思因為太忙而停寫「路上談」，有讀者來信請她收回成命（見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第九百一十九期，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七

日，「大孩子信箱」專欄）。

〈活的一課〉也發表於「路上談」專欄。內容寫小思到一所學校看表演，但她沒有在禮堂裏看，而是跑到後台去。在那裏她遇見一群十一、二歲的學生，他們正等候出場，但不想錯過同學的表演，於是請求老師打開後台的門讓他們「偷看」。老師開出了要守秩序、保持安靜的條件，學生答應了，老師就如他們所願。小思大出意料之外，她從這件小事學會了要信任學生，放手讓他們成長。這是小思受教的一課，文中她把自己放在學習者的位置——老師也是學生。

〈師徒關係〉說小思從通俗的武俠小說和電影、《論語》和《聖經》之中，都得到師徒關係的啟發。小思說，武俠小說和電影常常有這樣的情節模式：師徒經過一番互相觀察，才確認了彼此的關係，但這關係一旦確立，就「心藝相通，江湖行走，再不相忘」。至於《論語》和《聖經》，當中的老師（孔子、耶穌）和學生（弟子、門徒）苦難危厄與共，整個生活都是課程。小說、電影和經典的相通處，是師生經過深入相處，學識、個性、感情各方面都互相了然，不像現代的學校，師生關係完全出於制度安排，並非個人的意願。

〈《赤鬚子》精神〉也是談師徒關係。小思從黑澤明的電影《赤鬚子》得到堅守教師崗位的 support 力量，明白到建立信賴關係的重要。三船敏郎飾演的醫生外表兇惡，但無比溫柔耐心地給一個受驚的小女孩餵藥，終於突破了她的心防，令她願意接受治療，也由此向他的徒弟示範了怎樣當一位稱職的醫生。只有一點令我不解：既然醫生這麼有愛心，為甚麼對徒弟完全不假辭色？難道是一種考驗，就像〈師徒關係〉所說的武俠電影模式？也許該把《赤鬚子》找來開開眼界。

〈赤子護法〉寫小思在一所中學裏遇到一位盡忠職守、連校長和貴賓都不予通融的初中學生。她當下大為讚賞，更「以成人心理思前想後」，

如果自己處在那學生的位置，恐怕不敢阻攔師長，所以譽之為「赤子護法」，向稚齡學生表達欽佩之情。此文遙遙呼應了三十多年前的〈活的一課〉。

小思在二〇一四年後不再寫專欄，〈路途艱辛〉是她三十多年「專欄生涯」晚期之作。本文回憶了匡互生、錢穆、唐君毅幾位前輩和師長竭力「入乎時代之中，出乎時代之上」的精神。年輕時候的小思不了解他們的艱辛困乏，數十年後，經歷了人生種種，回頭反省才有所體會。這時眼見年輕一輩也在艱辛前行，但他們更青春單純，小思不禁憂慮痛心，以祝福向他們致意：「你們以後的路途艱辛還多着，香港巔巔不平的不會少；把身體鍛鍊好，多些讀書閱報，多走多看，擴闊視野。你們還年輕。」（這幾句話引自一位香港作者安裕的〈感謝你們〉）路的意象令我們不禁想起「路上談」。小思對青年後學的期許和信心，在很多年後更形堅定。（樊）

